

World Austronesian Studies: Fieldwork Grant/Report of Completion
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碩博士論文田野補助案/結案報告

**The Hollowed Estates:
Social Crisis, Gender, and Hierarchy among the People of Yap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空洞的權座：
密克羅尼西亞雅浦島的社會危機、性別與階序

黃郁茜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ontents

摘要.....	2
Abstract.....	2
I. 田野地點與背景.....	3
II. 事件.....	4
III. 社會危機.....	6
IV. 討論.....	8
田野自評.....	10
田野圖片.....	12
照片輯一：房屋與工作.....	12
照片輯二：食物.....	14
照片輯三：展演.....	22
照片輯四：抗爭.....	28
引用書目.....	30
附錄：雅浦地圖.....	32

摘要

這篇報告，紀錄筆者於 2012 年三月初至 2013 年五月在密克羅尼西亞雅浦州(Yap,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博士論文田野工作觀察所見。企圖藉當地所面臨的社會危機，即最高傳統領袖的正統性爭議，呈現當地傳統政治秩序與現代國家的扞格，以及被階序所隱藏的性別範疇。

本報告所稱的社會危機，肇因於來自中國的旅遊集團意圖在雅浦當地展開的大規模旅遊開發投資案。該投資案受到密克羅尼西亞國家政府、雅浦州州長與下轄行政部門的全力支持，也同時遭部分雅浦當地人民以及雅浦立法局的強烈反對。在正反兩造雙方的角力當中，當地社會的現代與傳統權力結構——被動員、現身或現聲，而後隨即被反方打擊，最具體的例子即是最高酋長（*Dalip pi Nguchol*，“Paramount Chiefs”）的正統性爭議。最高酋長權力結構被架空；旅遊開發案則由於涉及長期徵收土地，引發雅浦人的全面不滿。在階序中隱而未顯，在現代國家之中被系統性沉默化的「性別」，卻因其與土地的連結，始終是推動抗爭的強勁海流。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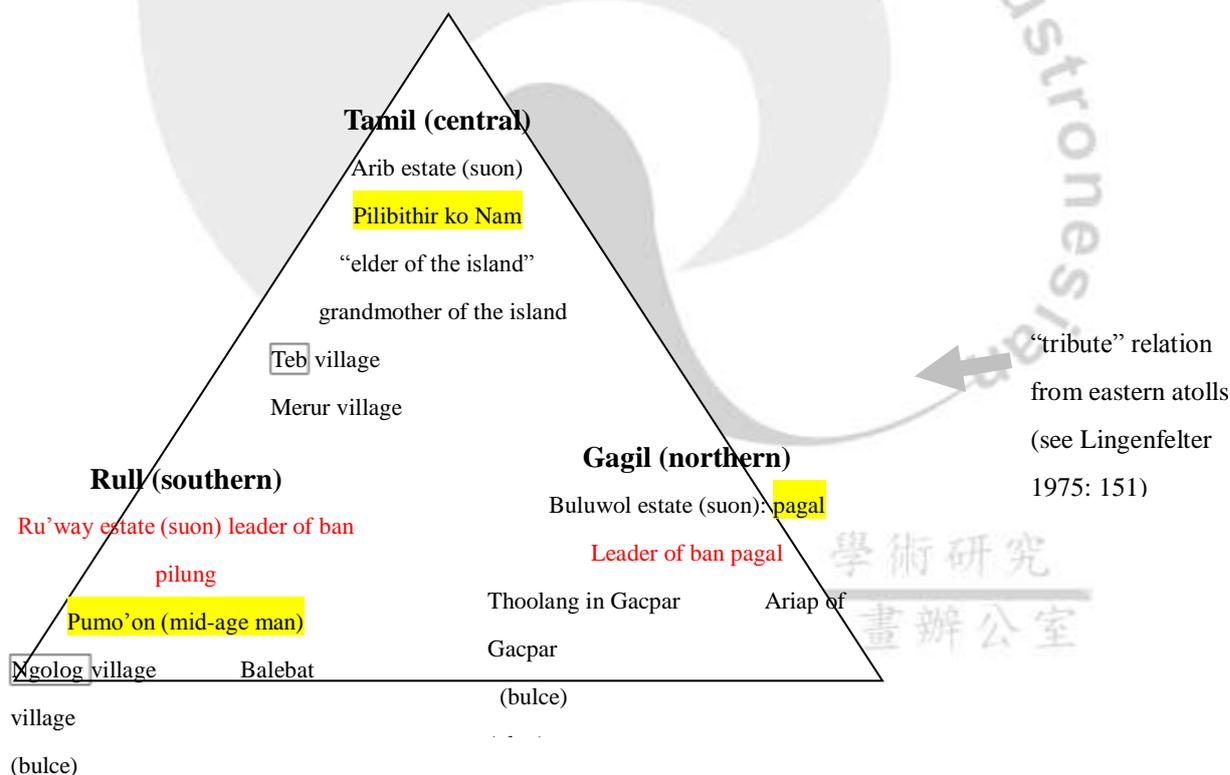
This report aims to portray a Pacific society in crisis. I will focus on: how a foreign tourism investment has been rendered by the local people as a social crisis even before any specific construction begins; why the crisis, could possibly reveal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of Yapese hierarchy—while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has been vested in an institutionalized government branch, Council of Pilung (“Council of Chiefs”), the highest traditional authority, *Dalip pi Nguchol* (“Three supporting stones of a cooking pot,” usually translated by Yapese as “Paramount Chiefs”) has been ironically disputed, shattered and hollowed.

Interestingly, gender, while being evasive in the front of pronounced hierarchy, has become vocal specifically concerning the female ties to the land. Ideologically, land transactions and inheritance are in male’s domain. However, females have significant right to “guard” their natal land via the line of *mafean* (“father’s sister”). When the foreign investor has started acquiring land via soliciting land leases, which intends to lease the land parcels for at least 99 years with low rent payment, also intends to cut off female’s ties to the land, dissents from all walks of Yapese have been mounted. Remarkably, while the legitimacy of *Dalip pi Nguchol* is dissolved, the rendered-to-be-unseen gender dimension of hierarchy has exposed, and finally, skillfully voiced.

I. 田野地點與背景

雅浦(Yap, *Wa'ab*)屬於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一個州(state)。雅浦州包括雅浦本島 (Yap Proper, 也包含 12 個鄰近的離島) 以及 66 個「外島」(“Outer Islands.” 近來在官方用語以及正式場合中, 被稱為「鄰島」”Neighboring Islands”)。依據 2010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 雅浦本島有 7,371 人, 外島則有 4,006 人 (Yap State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7)。雅浦島的地理位置, 可見附錄圖一至圖二。¹

筆者曾經在 2011 年的世界南島研究計畫結案報告中提到: 雅浦全島的政治體系, 在以往的民族誌之中, 均被理解為「三元並立」或者「三足鼎立」型(Lingenfelter 1975; Labby 1976; Egan 1998)。當地人最常用的比喻就是: 煮食用的鍋子由三塊石頭所支撐(Labby 1976)。此種三足鼎立的概念, 如同意識形態一般深入雅浦島的家庭結構、村落與全島政治組織。²下圖可以說明全島此種「三足鼎立」的政治結構。



圖一：雅浦島「三元分立」政治體系示意圖(Labby 1976: 101; Egan 1998: 130)

¹ 由於鄰島分布廣闊, Yap State 橫跨了 500,000 平方哩的陸地與海域。其中, 陸地與礁岩面積共 451 平方哩, 只有 45.8 平方哩為旱地。雅浦本島陸地面積為 38.6 平方哩, 外島陸地面積總和為 7.2 平方哩(Yap State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1)。

² 雅浦島的三元意識形態, 恰可與結構主義人類學所主張的二元對立, 以及雅浦島東方的帛琉之四元意識形態(Parmentier 1985, 1987)做對比。

上圖所示的三元權力結構，滲透入雅浦人意識形態的每一層面，從政治領域，到空間分布，以及家庭生活。然而，當密克羅尼西亞於 1986 年終止美國轄下聯合國託管地的身分，建立現代國家之時，儘管政體模仿美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觀念，但在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設計之中，並沒有傳統政治權力的位置——以雅浦人的慣用語而言，就是”customs and traditions”的缺席。³為此，雅浦人設立了酋長議會(Council of Pilung, Council of Tamol)作為第四權。⁴在多次雅浦當地的會議之中，許多當地人均以雅浦具有獨特的「文化權」為豪。⁵

然而，三元權力結構的意識形態，卻在雅浦島自 2012 至今的社會危機當中，藉由 *Dalip pi Nguchol* 的正統性受到挑戰而搖撼。⁶

II. 事件

2011 開始，在雅浦，已逐漸有來自中國的旅遊開發集團意圖在此地投資的消息傳出。⁷筆者於 2012 年三月抵達田野地時，觀察到：由於雅浦的資訊並不流通，⁸當

³ 這裡所謂的 customs and traditions, 意義接近於 Keesing 所說的 *kastom*, 再度被建構的傳統 (Keesing 1982, Keesing and Tonkinson 1982)。當筆者詢問當地人，雅浦語當中對應於”customs and traditions”究竟是什麼的時候，回答通常是”*yalan*”。然而，*custom and tradition* 更常被使用為英語語境中的政治符碼，在政治會議與成文法律之中一再被提起，具有不同於 *yalan* 的效用。

”Customs and traditions”在雅浦是個常見的官方用字。一方面，當地人經常在州級會議上自豪為雅浦是密克羅尼西亞「最富文化」的民族，另一方面，當地人也經常在私底下嘆息，雅浦其實是「最未開發」的一個島嶼。在年輕一代的雅浦人以及外島人之中，更常抱持這種觀點。”Customs and traditions/*yalan*”混合了不同參照座標中的文化認同與相對剝奪感。

⁴ Council of Tamol 是鄰島的酋長議會。*Tamol* 為鄰島(Outer Islands/Neighboring Islands)的 chiefs, 地位類似於雅浦的 *Pilung*。在雅浦本島，*Tamol* 必須聽從 *Pilung*。在鄰島/外島則反之。

⁵ 雅浦州憲法第三章，記載了雅浦賦予”customs and traditions”在現代法體系之中的重要性，職權行使，及其位階。可參考：<http://fsmlaw.org/yap/constitution/article3.htm> 或許，這種在當地會議發言上明顯宣說的自豪感，是源於一個事實：Council of Pilung 以及 Council of Tamol 在政府各級重要會議中不可或缺。他們可以以法案將為地方文化帶來負面影響為由，否決立法局(Yap State Legislature)所通過的法案。

酋長議會成員由指定而來 (http://fsmlaw.org/yap/code/title05/T05_Ch01.htm)。但指定程序為何，被誰指定，筆者目前尚不清楚。

⁶ *Dalip* 是三的意思。*Pi* 是 many, *nguchol* 則指的是支撐煮鍋的三個石頭。*Dalip pi Nguchol* 直譯為「三塊支撐煮鍋的石頭」，但也是傳統階序的最高權威，通常被當地人翻譯為”The Paramount Chiefs”，當地的最高領袖，不管世俗瑣事，只有在社會動盪或面臨極大危機時才會現聲。

⁷ 可參考以下這兩個網站整理的大事記（均依據雅浦州政府所發行的新聞稿而整理）：

<http://naturesway.fm/archives/etg.html>

<http://concernedyapcitizens.wordpress.com/timeline/>

⁸ 島上有兩家廣播電台，一為雅浦州政府經營，另一則為浸信會教派(Baptist Church)所有。沒有報紙。唯一的平面大眾傳播媒體，是雅浦州政府青年與民間服務部門(Division of Youth and Civil Services)所發行的每日新聞簡訊(Daily News Brief)，透過電子郵件寄送。然而島上的電腦與網路普及率並不高，多數資訊仰賴口耳相傳。

地人對於中國開發案一事資訊不足，眾說紛紜。有謂州政府尚未採取任何行動者，有謂州政府與酋長議會(Council of Pilung)代表已經前往大陸，與旅遊開發集團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等，各種版本的解讀莫衷一是。彼時，亦有當地人發起簽名連署，要求州政府在詳細知會民眾之前，暫停一切開發相關作業，請願書於 2012 五月初之前送達雅浦立法局，超過一千五百人簽署，之後又追加一百多份簽名，共超過一千七百人簽署。

2012 年六月下旬，雅浦天主教會發表聲明書，列舉州政府已與中國開發集團簽署的數項文件，過程缺少誠信公開原則，以及開發案規模將為島嶼環境與社會帶來的不可逆破壞，呼籲政府暫緩箭在弦上的開發案。七月下旬，雅浦婦女協會(Yap Women's Association)發表公開信，請傳統與現代政治領導人為公眾福祉故，停止開發案。八月上旬，另一封將近兩百雅浦人簽署的請願書送達州長、立法局、酋長議會等各辦公室，懇請當局切勿准許該開發案。⁹自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雅浦立法局就州政府意圖與該投資者簽訂的合作協議書草案舉辦公聽會，提出多項修正意見。八月十一日，州政府與會展旅遊集團簽訂合作同意書，最終版本並未獲立法局背書。¹⁰

雅浦立法局，於 2012 年一月、四月、九月以及 2013 年五月，多次通過決議案，請當局以及該投資者考慮此項開發案的規模以及對當地造成的影響，暫緩推動開發案。在行政部門於 2012 八月中單方面與投資者簽訂合作協議書之後，立法局分貝增加，2012 年九月，決議令行政部門撤回簽署的合作協議書(Resolution 8-53)，2013 年五月，令行政部門撤銷發給投資一方的外資投資許可(Foreign Investment Permit)(Resolution 8-75)。¹¹

2012 年八月，在行政當局與開發集團簽訂合作開發協議書之後，反對此開發案的人士隨即成立公民關懷群體(Concerned Citizens Group)，以雅浦傳統的「道歉、請託」(*wenig*)¹²方式，獻上貝幣(shell money)請州長與酋長議會撤回合作協議書。貝幣遭退回。該群體即發出最後通牒，令州長撤銷投資協議書，否則發動罷免。¹³

2012 年九月中，另一贊成「永續發展」的公民群體，「雅浦自覺團體」(Yap Awareness Group)成立，要求當局勿一味否定開發案。該群體亦展開連署，至 2012

⁹ 上述公開信與請願書，可參考此處：

<http://concernedyapcitizens.wordpress.com/peoples-petitions-and-public-letters/>

¹⁰ 該請願書，可見：

<http://concernedyapcitizens.files.wordpress.com/2012/09/etg-exec-signed-investment-agreement.pdf>

¹¹ 立法局歷次通過關於此開發案的決議案，可在此瀏覽：

<http://concernedyapcitizens.wordpress.com/ysl-resolutions-communication/>

¹² *Wenig* 有「拜託、哀求」的意味。通常是低階者向高階者，特別是平民向 *pilung* 提出要求時所使用的方式。如果對方接受了請託一方所給予的禮物，尤其是 shell money，則意味著同意請託事項。

¹³ Governor 並未按照公民關懷群體(Concerned Citizens Group)所希望的，終止開發案。罷免動議已經提出許久，但礙於雅浦人「不傷情面」的邏輯，至今尚未正式推行。

年十一月中，蒐集了一千七百餘人簽名支持。

2012 年九月下旬，傳統最高領袖 *Dalip pi Nguchol* 發表公開信，由三位代表特定 estates 之耆老，¹⁴命令雅浦各領導人「禁止」該開發案。¹⁵

2012 年九月二十四日，三位高階酋長發表另一封公開信，質疑前一封公開信的正當性。原本第一封信簽署三人中的一人公開撤簽。¹⁶

2013 年四月五日，高階酋長再度發表公開信，撤銷 *Dalip pi Nguchol* 代表人的真確性(authenticity)。並且強調酋長議會(Council of Pilung)作為政府部門之一，在確保政府施政不致危害當地被認可的”customs and traditions”之任務上，具有合法優先權利。¹⁷

2013 年五月三十日，雅浦州政府發布新聞稿：立法局要求州政府撤銷開發集團的外資投資許可，干涉行政部門權力。將由司法部門仲裁。¹⁸

III. 社會危機

在雅浦人的理解之中，*Dalip pi Nguchol* 通常被翻譯為「最高酋長」(Three Paramount Chiefs)，三座 *dayif* 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過(參考圖一)。但究竟誰可以代表 estates 發言，卻有不同的見解。當 *Dalip pi Nguchol* 簽署的信件第一次在 Facebook 論壇(而非雅浦州政府簡報)上披露，雅浦當地人對於這封信的第一個反應是：誰簽署的？聽到簽署的三個名字時，便說：這名字，不是很熟悉。幾天之後，雅浦州政府公布了三位高階酋長簽署的另一封信(見註 16)。多數雅浦人對於信件內容保持謹慎態度，同時反應道：這三位是熟悉的名字，是在地方政治中活躍的人物。但是，這三位發言的高階酋長，並沒有僭位自稱為 *Dalip pi Nguchol*。

這封信形同對傳統權威的挑戰，引起軒然大波。對於老一輩的雅浦人而言，*Dalip pi Nguchol* 就像是宇宙的端點一般，不輕易發言，其權威亦不可撼動。但究竟是誰可

¹⁴ 當地人在談論到 *Dalip pi Nguchol* 時，總是使用 estate 這個字。*Dalip pi Nguchol* 由三個最高的 estates 組成(如圖一)。

Estate 可以翻譯為 *tabinaw*(family, home)，或者 *dayif*，當地人常解釋 *dayif* 為”stone foundation”(家屋石基)。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每一家屋都有 *dayif*，尤其水泥家屋幾乎沒有 *dayif* 可言——舊的石基經常是荒廢在叢林之中。但是，概念上，*dayif* 是構成一個「家」(*tabinaw*)所不可或缺，是雅浦人名字的貯存庫。

詢問當地人究竟 estate 是指 *dayif* 或者 *tabinaw* 的時候，則經常有不同的意見，但以 *tabinaw* 佔多數。

¹⁵ 該信可參考此網址：<http://concernedyapcitizens.wordpress.com/peoples-petitions-and-public-letters/>

¹⁶ 雅浦州政府的新聞簡報，可參考此網址：<http://yapstategov.org/News/09-2012/09-21-12.htm>

¹⁷ 該信件可參考此：<http://yapstategov.org/News/04-2013/04-08-13.htm>

¹⁸ 資料來源：

<http://concernedyapcitizens.wordpress.com/2013/05/31/yap-state-news-brief-public-announcement-concerni-ng-resolution-foreign-investment-permit-of-etg/>

以合法代表這三個不可撼動的基石而發言，則各執一詞。

「*Dalip pi Nguchol* 的位置重要，角色重要，至於誰來發言，不重要。就我來說，第一封信的三個人在社會遭遇危機的時候，說了該說的話。那就是 *Dalip pi Nguchol* 應該做的事情。就算有人爭議他們的地位也罷。他們在社會即將面臨混亂時，出面說了該說的話。第二封信，就我看來，並沒有相同的重量。」(男，五十餘歲，來自中部。)

「以我看來，第一封信的三位簽名者，其實很有問題。第二封信的三位簽名者，比較熟悉。我會傾向相信第二封信所說的。」(男，六十餘歲，來自北方，村落酋長)

「事實上，第一封信的人，才是正確的人。其中有一位，他的角色是由他的父親傳下來的。他的父親一向是作為建言者的角色。但是與他父親同時期的人都不在了，熟習各個 estate 角色的人也愈來愈少。在他所屬於的那個酋長村落中，贊成中國投資案的人，佔了大多數。在一次男子會議當中，這人歷數了他自己的傳承，說明他自己為何有權力代表 *Dalip pi Nguchol* 其中一個 estate 發言，並問在座任何人有無不同意見，現場一片沉默。他說：既然無異議，那我還有事情，就告退了。他離席之後，一位極度贊成旅遊開發案的人說：讓我們否決他說過的所有話。」(男，政府雇員)

在雅浦人記憶之中，雅浦政府（行政與立法部門）也從未針對同一件議案如此意見不合。一位政府雇員說：

「雅浦人協商的方式，通常是：你提出你的意見，我提出我的意見。若是意見不合，你讓步一些，我讓步一些，最後達成結論。這結論，雙方都無法完全滿意，但他們知道必須各退一些才可能達成結論，而結論每個人都得遵守。沒有人可以贏者全拿，所以也沒有絕對的輸家。但就這個開發案來說，是沒有這樣的空間的。要不就是贊成，要不就是反對。中間沒有灰色地帶。怎麼辦呢？我們瞧著好了。」(女，四十出頭，來自 Rull Municipality)

另外一位政府雇員則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爭議案。之前，行政和立法部門從來沒有就一件事如此意見不合過；之前他們都是互相配合的 (working together)。有時候會有小的不同意，但那規模很小，通常談過，你讓一點我讓一點，就通過了。像這麼你死我活，非輸即贏的例子，還沒有發生過。」(男，五十出頭，青年辦公室)

「跟當地人談到中國開發案的議題，你要十分謹慎。中資開發案，撕裂了雅浦的所有家庭。在一個家族之中，兄弟、父子、夫妻，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見。無

法妥協。他們在談到這個話題時，其實心是在滴血的。」(女，外籍，定居當地將近二十年)

2013 年四月五日，高階酋長又發表一封公開信，¹⁹表示：第一次簽署的三位自稱是 *Dalip pi Nguchol* 之代表人中，一位撤簽，另一位「當眾承認不知道自己簽的是什麼」，還有一位則是「該村落已數十年未授予任何人代表該 *Nguchol* 發言」。這封公開信也重申，依據憲法，酋長議會具有職權，行使與有“customs and traditions”有關之事務。至此，儘管 *Dalip pi Nguchol* 的 estates 仍然存在，但誰有權力代表 *Dalip pi Nguchol* 發言，正式成為懸案。

Dalip pi Nguchol 的空洞化，被建制於現代國家中的酋長議會取代，對雅浦人而言，毋寧象徵著傳統關係與知識(*yalan*)已不再完整。此種知識的片段化，以及無人可得知事件全貌，導致爭議四起，又被密克羅尼西亞政治強調秘密性(*secrecy*)的特性所強化(Petersen 1993)。²⁰

IV. 討論

本報告將引起爭議的大規模旅遊開發案理解為「社會災難」。不同於 2004 年重創島嶼的颱風 *Sudal* 所帶來的物質破壞，該開發案帶來的是社會的對立，突顯出傳統階序的真確性已不足維繫，改由合法性由國家所背書的酋長議會(Council of *Pilung*)接管。開發案也帶來贊成一方的希望，與反對一方的恐懼和絕望。筆者認為此開發案突顯出幾個要點：

首先，作為無文字社會，傳統上的知識傳遞必須透過人際聯結(“*tha'a*”)。*Tha'a* 不可避免地因人、地點、社會階層而異，因此各階層的資訊版本即有很大的差異。無文字社會知識的口語性(*orality*)以及密克羅尼西亞區域政治的秘密性，使得傳統政治權威在年久或忘的前提下搖搖欲墜。此時，法律便成為權力的爭奪場域。在這件爭議開發案之中，「合法」成為贊成開發一方的主要言論，而「道德」和「保育」成為反對開發一方的主言論。

其次，就道德性而言，爭議案突顯出幾點特色。首先，「尊敬」(*liyoer*, “respect”)，也就是行住坐臥言談的合宜行式，包括對酋長以及政府官員應有的尊敬，在當地如同語言文法或者法律一般地被強調著。甚至抗爭都必須依循「尊敬」的程序進行。

¹⁹ 參考：<http://yapstategov.org/News/04-2013/04-08-13.htm>

²⁰ 當地人說：雅浦人談事情，從沒有高聲嚷嚷的，都是輕聲細語私下「悄悄告訴他」。另外一位曾住在 *Pohnpei* 的外籍友人則表示：*Pohnpei* 人相信，所知道的事情絕不可傾囊相授，否則「杯子倒空了，死期就到了。」

Liyoer 鞏固了既有的階序，但對低階者而言，時常與屈辱感伴生。²¹

道德性還有另一個軸線：「社會和諧」(social harmony)以及「聯合在一起」(unity)。無論贊成或者反對的一方，都以社會和諧、聯合一致為訴求。這強烈的訴求，既呼應開發案所引發的社會對立，又與雅浦日常生活政治之中的空間迴避，以及高階與低階者的接觸迴避，成為對比。²²

在爭議之中，「文化」經常作為雙方較勁的符碼。反對開發案者，認為該開發案規模超過島嶼生態環境可負擔，又需極長期地租用土地，形同切斷雅浦人的生存與文化根源。贊成開發案者，則以雅浦的低度經濟發展為理由，認為目前的島嶼經濟完全不足以吸引年輕人回鄉，應藉由外資增加當地政府營收，從而增強年輕人的回鄉動力，達成「文化永續」。²³由於投資者始終未下定論，言明開發案規模，需要多少土地，興建多少以及何種地上物，使得環境或者文化永續的辯論往往沒有基礎，而爭辯雙方則陷入互控無知或造謠的爭論之中。

開發案亦突顯了雅浦當地階序隱而不顯的性別面向。²⁴究竟是誰可以代表特定的“estates”發言，取決於是否知曉關於家族的歷史——特別是「人」的歷史，包括婚姻紐帶、母親生家，以及母系的移動軌跡。母親在嫁入之家的勞動投入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將孩子「繫縛」(anchor)在父親的土地上。兒子被認為繼承了土地的發言權(*lungun*, 聲音)，女兒之後代被認為擁有土地的管轄權(guardianship)，在當地被理解為“*mafean's right*”，²⁵若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兄弟後代表現得不恭敬(disrespectful)，女兒的後代有權驅逐他們，切斷他們與土地的聯繫。

在雅浦，女性一般被認為較男性為低下(lower, *ta'ai*)，原因是她們無法加入過去遍存於男性之中的食物階層(*yogum*, 可參考 Lingenfelter 1979)，被男性認為是“outcasted”——這也是在雅浦喪禮之中，女性往往靠近屍體，在衛生條件不佳的從前負責處理屍水的緣故。縱使雅浦女性經常認為：*mafean's right* 足以表明雅浦並不是真正男尊女卑的社會，但是以男性的主觀觀點而言，女性在雅浦的社會位置比男

²¹ 舉例：來自鄰島的首長(Tamol)，在雅浦本島 Colonia 鎮上必須穿著纏腰布，不著上衣。曾經有西方人稱讚他們如此地認同自己的文化，但答覆是：「並不是因為喜歡，而是必須。」

²² 在雅浦日常生活之中，進入青春期之後的兄弟與姊妹應該在空間上迴避彼此。意見不同者，也往往迴避彼此，否則將被視為存心挑釁。在過去，夫妻、年齡差距顯著的兄弟、父子，不應被發現共同進食。

²³ 在爭議中，有幾個身分政治的不斷地被提起：是不是雅浦本島人、居住在島上或者不住在島上。雅浦人口外移現象嚴重，許多雅浦人住在關島或者美國本土。島外人士通常強烈反對開發案，而留島人士則意見分歧。留島人士有時會在網路論壇上譴責島外人士不回來「共苦」，一同忍受雅浦島的低度開發，這種言論往往挑起島外人士的怒火。

²⁴ 在反對開發案的公民群體當中，五十到七十歲的女性佔了大多數。在贊成開發案的公民群體之中，男性則佔了大多數。

²⁵ *Mafean* 指的是父親之姊妹及其後代。“fean”這個字有「所有者」(owner)或者「所有權」(ownership)的意思(Labby 1976: 36; Throop 2005: 240)。

性要低落。²⁶

在雅浦人的觀念中，土地擁有人，而非人擁有土地。人為土地發言。而只有男性有權力為土地發言。以 *Dalip pi Nguchol* 的爭議而言，究竟誰可以代三個最高的 estates 而發言？人們依然相信，三個最高的 estates 是不會改變的，具有安定社會混亂的最高權威，只是，誰具有代 estates 發言的聲音？婚姻紐帶，以及與之相伴而來的母親出身具有決定性因素。²⁷這也是女性在階序體系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原因之一。

田野自評

若說來自中國的旅遊開發案牽動了所有雅浦人的神經，則該開發案也牽動異國研究者的位置，尤其是來自中文背景的筆者。首先，筆者的膚色與種族，在當地的懷疑外人政治之下，使部分當地人一開始認為筆者是中國大陸派來的間諜。這種認知，若不與當地人發展出較為深入的關係，是無法得知的。²⁸

本篇報告僅描述開發案的事件發展，但尚未觸及原先計畫主題：當代雅浦處理食物的方式，是否影響到當地的階序秩序？抵達田野之後，還不及經營人脈深入此一主題，階序金字塔的頂點，"Paramount Chiefs"就在眼前被挾有行政資源的酋長議會，在眾說紛紜中突然取消。研究者眼中固若金湯的雅浦階序體系，極可能已經成為少數關鍵報導人的歷史追憶。雖然，為數十人，成員來自每一個行政區的雅浦酋長議會的存在，並不代表雅浦島階序的消失，但悲觀地來看，酋長議會反而可能象徵著以國家為後盾，以不斷爭議中的「文化」或「傳統」為上綱，以 *liyoer* ("respect") 為法律的新階級之形成。以目前尚沸沸揚揚的開發案爭議看來，新階級缺少傳統雅浦三元政治體系當中，至為關鍵的相互制衡力量。從 2013 年二月份在當地暗中進行的低價長期土地收購過程看來，一向以「土地有人，而非人有土地」自豪的雅浦人，可能相當快就會淪為「他人有土地，雅浦人無土地」的境況。屆時，雅浦依附於土地與性別化勞動而建立的傳統階序，恐將全面崩解。與地景或植物相繫，並且歸屬於家屋石基(*dayif*)中的人名，恐將失其依歸。雅浦人向以自豪的「文化」，恐怕只能

²⁶ 男性的主觀解讀，可能也影響到仰賴男性報導人的人類學者之觀點。

²⁷ 在雅浦，當面問及母親出身是極端無禮之事。通常是藉由可靠的 *tha'a* (人際聯結) 或者口耳相傳以得知對方母親來自何處。

²⁸ 舉例：筆者在田野前期所居住的村子 *Makiy*，列為開發集團的首要目標。但是筆者的雅浦母親，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絕口不與筆者提起該開發案。直至 2011 年夏季，筆者即將結束第二次田野預掉之際，從另一位友人處聽說此事，相加詢問，才得知這件「傳聞許久，每個人都知道」的開發案。並且「我還以為你是中國派來收集情報的。」2012 年春季，筆者重返田野，此種理解才隨著慢慢消褪。

在民族誌之中憶起一二，如同現在已經發生的一般。雖然人類學家總是樂觀地從文化的迅速變遷之中看見其延續，但當《鉅變》的市場社會誕生情節就在眼前上演，人類學者究竟如何拿捏客觀中立的不介入原則？這是筆者至今仍然掌握不好的地方。
29

最後，由於筆者的種族與性別，使筆者不易像西方男性研究者一般能夠快速結識高階酋長，取得敏感的土地資料，或者官方度藏的檔案。然而，筆者的種族與性別，卻也使筆者較易觀察到被建構為「隱而不顯」的性別面向，並且體察到雅浦女性的沉默與反抗。2012 至今仍在進行中的田野工作，促使筆者認為：自從德國在統治雅浦時期(1899-1914)設立十個行政區劃(municipalities)，並且禁止村落戰爭以來(Throop 2010: 23)，傳統上以戰事調節次第的當地階序，以及由戰事發展出來的複雜跨村聯盟，便開始走向空洞化。階序層級逐漸減少，聯盟方式以及用意雖仍偶爾被提起，但逐漸被遺忘。此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包覆」在階序當中的性別，豈真正隱而不顯？雅浦島階序的性別面向可能極為明顯，只是研究者缺乏自覺性的觀察力。此外，當傳統雅浦階序被許多當地人嘆息道即將消失之際，階序的性別面向如何轉變，且如何在歷史當中被呈現？這都是接下來的田野工作還必須補足的部分。

世界南島 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²⁹在此刻的雅浦，反抗或以高分貝的形式進行，但一如村落的喧嘩，「喧嘩者必受懲」。在當地的敬語文法之中，反抗也必須依照著 *liyoer* 的“protocol”，按照固定程序前進。從目前的情勢看起來，該開發案儘管因為集團主席接受調查而乍看暫時偃息，但在雅浦州政府行政部門、酋長議會、密克羅尼西亞國家政府的全力支持之下，反對開發的一方位居行政與階序弱勢，面對行政部門的志在必得，時時感到無力回天。

田野圖片

照片輯一：房屋與工作



圖 1-1: 2012/11/1 Makiy meeting house (*pebay*)整地基



圖 1-2 (左): 整地基。



圖 1-3 (右): 把地上的石塊拿出來，將平坦一面朝上，如此鋪成聚會所的石頭地基。



圖 1-4: Meeting House (*Pebay*)的地基(stone platform)。周圍以 stone money (*rai*)裝飾。



圖 1-5 (左): 整地基算是社區集體工作的一部分。年輕母親帶著小孩整平地基。兩歲的小孩拿著掘棒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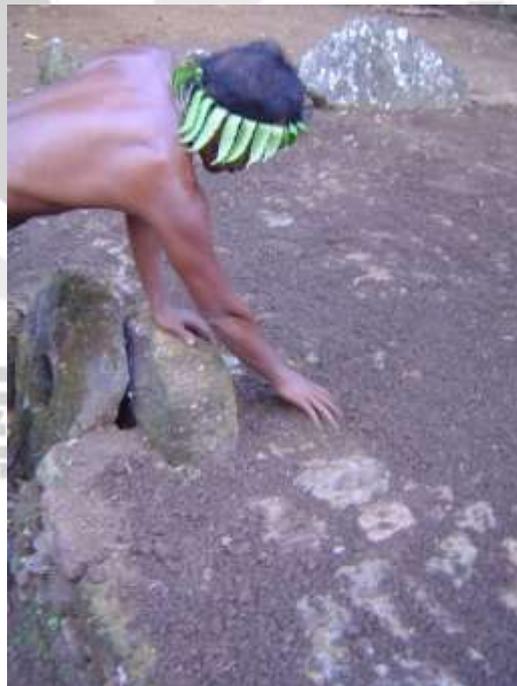


圖 1-6 (右): 雅浦男子用手試試地面石塊是否平整。頭上戴著的草冠既是裝飾，也為了氣味芬芳。

照片輯二：食物



圖 2-1: 2012/10/19 世界食物日展示(World Food Day Display)。村民將自家種植的糧食拿到 Community Center 展售。



圖 2-2：2012/10/19/「世界食物日」展示(World Food Day Display)



圖 2-3：2012/10/19/ 世界食物日/農產品展示

世界南島 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圖 2-4：2013/3/1/雅浦日(Yap Day)地方食物展示



圖 2-5：2013/3/1/雅浦日(Yap Day)地方食物展示



圖 2-6：2013/3/1/雅浦日(Yap Day)食物展示。用椰子葉編成，放上葉子的碗



圖 2-7：2013/3/1 雅浦日，地方食物展示。一名雅浦男子拿著椰子葉所編成的碗



圖 2-8：從關島返回雅浦的親戚所帶回來的食物，均為冷凍肉品。據說，在過去，遠行的親人並不會特別帶東西回來給親友，而親友也不期待他們帶禮物回來，因為「旅行的目的並不是為親人採買貨品」。現在，從關島回來的親友多半會帶禮物回來，如冷凍肉品等。筆者亦曾經看過，久居夏威夷的雅浦人回鄉奔喪，回夏威夷時，帶了一整個 cooler 的味味麵，「因為夏威夷沒有。」



圖 2-9：將冷凍肉品、火腿分給親友。



圖 2-10：Coolers。一個 cooler 可以容納五十磅左右的內容物。幾乎每個前往關島的人都會攜帶兩個 coolers。



圖 2-11：準備給前往關島親友的芋頭。雅浦人來往關島，成為關島與雅浦之間的「食物流」。準備大量芋頭帶往關島的原因是：芋頭在關島相當昂貴，但居住在關島的雅浦人非常想念芋頭。



圖 2-12：即將前往關島的親戚和煮熟即將裝櫃的芋頭。



圖 2-13：為即將前往關島的親人準備要分送給關島親友的芋頭。



圖 2-14：將芋頭倒入 cooler 之中。



圖 2-15：香蕉葉留下熱氣印痕

照片輯三：展演



圖 3-1：2012/8/11 Gagil 節(Gagil Day)公開表演完舞蹈之後，要在村落再舞一次，將當初從”sky”請下來的舞蹈「掛回天上」(“put it up”)。婦女在準備衣著、綁在手臂與額頭上的嫩椰子葉緞帶、塗抹在身上的薑黃與椰子油。一名男性經過。



圖 3-2：2013/3/2「雅浦節」(Yap Day)第二日下午，Rumu'村落表演女子坐舞。地點：Living Museum, Colonia。表演地點在鎮上(Colonia)。



圖 3-3：2013/3/2 雅浦節第二日下午。Rumu'村表演女子坐舞。



圖 3-4：2013/3/2 雅浦節第二日下午。四名雅浦男子展示被上與小腿上的刺青。



圖 3-5：2013/3/2 雅浦節。當地貨幣(local currency)展示。包括：copra、漁網、string money



圖 3-6：2013/3/2 雅浦節。當地貨幣展示。包括：shell money、lavalava、檳榔。



圖 3-7, 3-8：一名來自 Neighboring Islands 的男子，示範如何以椰子纖維製成繩索。椰子剖開之後，泡在海水中月餘，待椰肉腐爛，取出纖維，以木棒打軟，曬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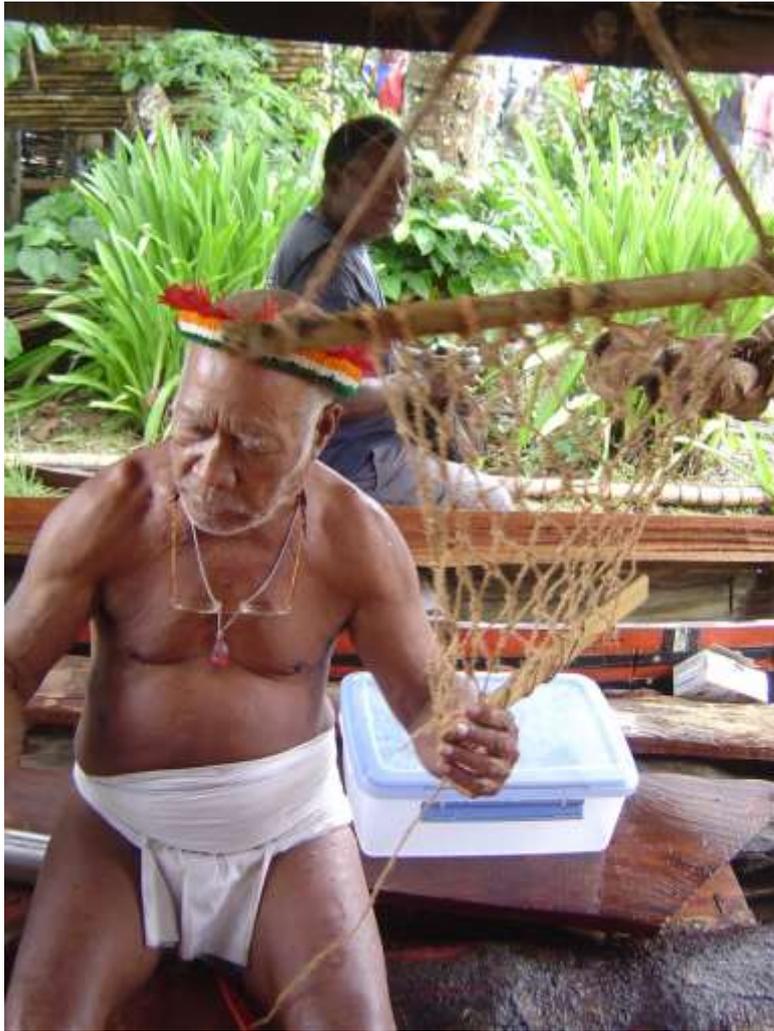


圖 3-9：老者以椰子纖維編織漁網。造船、製網為一長期的展覽，地點即位於 Colonia living museum 旁邊的小工寮。



圖 3-10：造船示範



圖 3-11：2013/3/2 雅浦節展演。示範傳統上雅浦人如何將石錢(stone money, rai)從帛琉運回雅浦。



圖 3-12：2013/3/2 雅浦節展演。示範傳統雅普船隻如何將石錢從帛流運回雅浦。此刻船正卸下帆。從後方看，可以看到竹筏拖著三枚石錢。

照片輯四：抗爭



圖 4-1：2012/8/28 傍晚，Concerned Citizens Group 討論如何應對 Governor 已經簽署的合作投資同意書。男性坐在籃球場台階上，是較高的位置，女性坐在地上。



圖 4-2：2013/9/13 Concerned Citizens Group 呈給 Governor 以及 Council of Pilung，請求(wenig)他們撤回開發同意協定書的貝幣(Shell Money)。貝幣遭退回。



圖 4-3：2013/9/13，Concerned Citizens Group 再度將貝幣交給 Governor，下達最後通牒：限期撤銷開發同意書，否則將發動罷免 Governor。交付貝幣的著紅衣者，是來自 Rull 最高階村落的高階酋長。



圖 4-4：2013/9/13 在立法局舉行的會議現場。出席者包括部分議員、Governor、Concerned Citizens Group 成員、Council of Pilung 代表（但非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一向坐在會場中央，或者較高的位置。女性則坐在邊緣或者地上。

引用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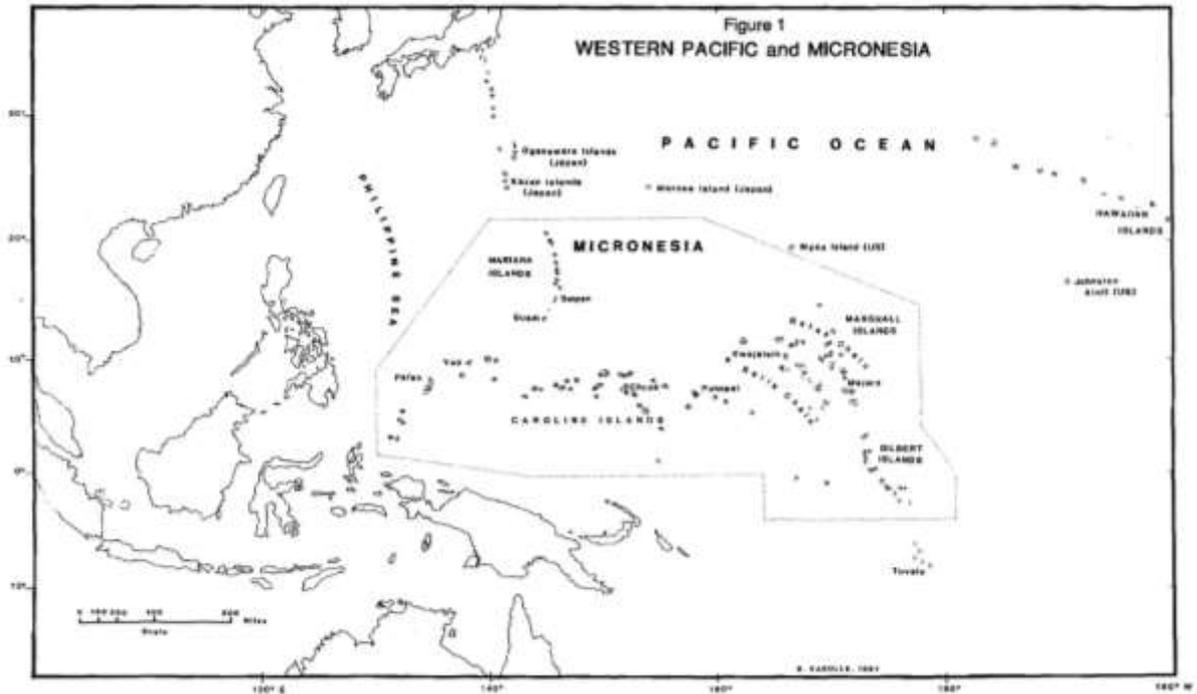
- Egan, James Arthur
1998 Taro, Fish, and Funerals: Transformations in the Yapese Cultural Topography of Wealth.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Karolle, Bruce G.
1993 Atlas of Micronesia. Honolulu: The Bess Press, Inc.
- Keesing, Roger M.
1982 Kastom in Melanesia: an overview. *Mankind* 13(4):297-301.
- Keesing, Roger M, and Robert Tonkinson
1982 Reinven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kastom in island Melanesia: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 Labby, David
1976 The Demystification of Yap: Dialectics of Culture on a Micronesian Island.
- Lingenfelter, Sherwood Galen
1975 Yap: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ulture Change in an Island Society.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1979 Yap Eating Class: A Study of Culture and Communitas.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88(4):415-432.
- Office, Yap Branch Statistics
2012 2011 FSM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Yap State Census Report. Colonia, Yap: Yap Branch Statistics Offic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 Parmentier, Richard J.
1985 Diagrammatic Icons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in Belau.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7(4):840-852.
- 1987 The Sacred Remains: Myth, History, and Polity in Bela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tersen, Glenn
1993 Kanengamah and Pohnpei's Politics of Concealmen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2):334-352.
- Throop, C. Jason
2005 Suffering and Sentiment: Exploring the Vicissitudes of Pain and Experience in Yap (Waqab),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2010 Suffering and Sentiment: Exploring the Vicissitudes of Experience and Pain in Ya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世界南島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附錄：雅浦地圖



圖一：西太平洋與密克羅尼西亞(Karolle 1993: 2)



圖二：密克羅尼西亞諸國 (Karolle 1993: 3)